

长篇小说

层层揭示步步高升的秘密

官样年华

人人都要懂一点做官的艺术，
人人都学得会的高升之道

见海如天 ★ 著

步步高升三要素：

- ★ 政绩 本书深度解析创造100多项政绩的谋略与方法
- ★ 势力 全景展示与80位官商政要结成“势力同盟”的智慧
- ★ 民意 学会让支持你的人越来越多，反对你的人越来越少

官样年华

见海如天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官样年华/见海如天著. — 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1.6

ISBN 978-7-5404--4910-0

I. ①官… II. ①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067097 号

官样年华

作者/见海如天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朱 莹

封面设计：吴 凯 小 满

版式设计：肖睿子 赵 佳 胡珊珊 李威威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10mm×100mm 1/10

印张：20.25

字数：370, 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4910-0

定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

抢鲜试读

李向东再怎么抑制，也不可能没有这种本质上的需求，除非他是神仙。他不是神仙，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健健康康的男人。他越是抑制自己，那需求就日积月累越发强烈。他很清楚黄为什么要带他到那种地方，也清楚，他不必提防黄对他使什么阴招损招。在黄面前，他完全可以赤裸裸地袒露自己，但是，他做不到那种释放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到那种释放。

搭档这么多年，他最敬重的就是他这一点，他不是那种霸道的人，不是那种不可一世的人，不是那种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敢时时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。他说：“市长当然希望你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，既打破原来的格局，又能制服那倒霉蛋。”

王秘书说得滴水不漏。他说：“我们这边都传翻天了，刚才，我还听见几个司机也在议论这事，都这程度了，如果我还收不到半点信息，我这市委书记的秘书就没法当了。”

李向东当然不相信他的话，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就“传翻天”连司机都

议论这事，但是，他也无法证明王秘书说的是假话，只得自己给自己圆场，说：“看来，全市人民都在关心这事了。我更要努力，争取把这事办得更出色，更圆满，让领导，让全市人民都满意。”

然而，当他走进她的办公室，她看到的不是他的趾高气扬，光彩照人，看到的只是他的精疲力竭。这是一个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无掩饰的自然流露。她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很亲切地抚摸他的脸，他就把她的手按在他的脸上，一手搂着她的腰，把头靠在她的小腹上感受她给他慰藉。

李向东怎么也想不到小姨子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一口气说了那么多。他迷惑地看着她，她把脸扭到一边，双肩颤抖，他知道她哭了。

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小姨子用双手假意撩头发，抹了抹脸上的泪，说：“我不该发那么大火，我姐都死那么久了，你找女人也是应该的。”

他问自己，国强是不是那种人？是不是在暗算自己？他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，要他帮忙处理村民纠纷，是否别有用心？正像黄说的那样，如果把事情搞砸了，那他李向东就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即使现在事情处理好了，也会在别人眼里留下一个抢夺功绩的嫌疑。

他把国强逼上了悬崖逼上了绝路，即使国强赶回去，化解了这场纷争，村民闹事也会成为别人的把柄，成为他竞争副市长的软肋。

李向东会放过这个软肋吗？

绮红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能让你坚强起来。”

李向东觉得她这话说得很妙。一则他在官场上的确需要坚强，一则目前状况也必须坚强。她叫他躺着，叫他什么也不要想，只是静心地感受她的给予，她不说话了，便有吻像雨点似的落下来，先是吻他的脸，又一寸一寸往下移。萎靡不振的李向东感觉有一点火苗在跳跃，那火苗渐渐形成火势，熊熊大火燃烧，他便不能让自己还那么平静地躺着了，便把她压在身下。

李向东咆哮起来，他失去了理智。

他大声叫喊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

他的咆哮不仅仅是宣泄因绮红离去而聚集的痛苦，还包含了在官场上跌宕的郁恨。这两股憋屈的怒火汇集，同时喷发。

小姨子完全惊呆了，像一只任由宰割的羔羊。

李向东一把撕破了她的睡裙。

官场上总有这么一些人，未必会帮你做什么事，可能还会视你为异己，想方设法把你挤走，而一旦挤不走的话，又或者，你升上去了，他们却又换了一副面孔，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让你觉得，你有今天，全是因为他，他为你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，让你觉得，你应该好好地感激他。

市长应该就是这种人。他在官场能力长进似乎不快，但这种小动作却学得很精。

部长说：“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。这次叫你来，是要你带一个工作组到古兜镇去，用一个月，或者更长的时间，把镇的领导班子，特别是镇委书记和镇长之间的关系处理好。”

最后，书记伍说，希望镇长明保持以往的冲劲和闯劲，善于理论联系实

际，改变自身陋习，特别要改变那股孤注一掷的傻气。

镇长明表态，希望书记伍多原谅他的傻气造成的不利影响，感激书记伍再一次给他合作的机会，感谢李向东为他们这个班子的团结做出的努力。

会议室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这晚，她说，她很开心，她付出了，也得到了。她抚摸着他的脑袋，像一个大人抚摸小孩那样。她说，他们的缘分终于到了，终于能够彻底结合了。她说，开始，她以为他们还要等一年，等两年，甚至等五年十年。她说，她终于等到这一天，她是他的女人了，他也是她的男人了！

第一章 市长的人

好多人都说，李向东是市长的人。

市长还是副市长的时候，李向东只是国土局的普通科长。有一次，还是副市长的市长调研了解城建工作，听了李向东发言，就开始喜欢他了。

从此，他很关注这位思路清晰、说话大胆且简洁到位的青年科长，总有点点名让他做一些事。这些事有李向东职责范围内的，也有不是李向东职责范围内的，但他不管，他只想给李向东多点机会，多些磨炼，希望李向东能以事实证明他对李向东看法的正确。

李向东早就等着这一天，早就蓄势待发，等着能有一个个发挥和表现的平台，事事就处理得干净漂亮，没辜负市长的期望，于是，市长一路提拔李向东坐上了国土局长的位子。

那年，副市长当了市长，就把李向东调到自己身边当市政府秘书长，明眼人更知道李向东在市长心中的位置了。

事也凑巧，李向东当市政府秘书长才半年，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患病住进省医院，市长就把城建这块工作交给了李向东。

那年，李向东近四十岁，正是干事的年龄，市政府秘书长这边的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，城建这块又抓出了成效。当省医院的教授宣布分管城建的副市长不能再回工作岗位时，市长便举荐李向东为副市长候选人。

喜欢李向东的人便说，市长的举荐正确而客观，李向东代管城建工作期间，整治旧城区、扩建新城区，一样样政绩摆在那，不服气不行，再让他多干几年，我们这城市就变花园了。

当然，不喜欢李向东的人各有各的说法。

开始，李向东却不认为自己是市长的人。他很反对这种谁是谁的人的说法。其实，谁都不应该是谁的人，谁都不应该为谁做事。大家都在为建设这座城市出力，为人民群众做事，职务或高或低。

他曾想改变别人这种看法，努力工作，要证明自己的水平，证明自己的能

力，证明市长提拔他不是因为他是他的人，而是因为他更优秀。但静下心来往深一层想，如果，市长不给他这一个个平台，他能有发挥的机会吗？如果离开市长的支持，他能冲破一个个阻力，实现他的构想，取得一次次辉煌吗？他站在别人的角度想，如果，他不是市长的人，市长为什么给他这么多机会？给他这么多支持？

最后，他知道，他无法改变别人这种看法。

调进市政府大院，与市长近了，可以随便出入市长办公室，随时掌握市长的去向。有时候，市长下基层到一些没手机信号的偏远地方，市委书记也会亲自打电话过来向李向东了解市长的行踪。下面一些干部工作没做好，挨市长批评，也苦着脸来找李向东，要他在市长面前多帮说好话。他们说，你是市长的人，你说的话他听得进。

李向东淡淡一笑，不再做什么解释，也不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说：“回去好好工作，只要把工作做好了，市长就满意了。”

这样，在一定层面的人中，某种认识就凝固了。

后来，这种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。有人说，李向东和市长夫人有亲戚关系，而且，关系还很近，是姨甥。谁也不知道传言的是什么人，是否别有用心？

市长也听到了传闻。他把李向东召进办公室。

这是上午刚上班的时候。天似要下雨，很阴沉。市长的脸也像天气一样阴沉。李向东虽不知市长要他来有什么事，但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市长没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他，他就知道这事还与自己有关。他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却不急着问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市长，等他开口。

他了解市长，知道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。当他不满意下属的时候，他先让你感受到他的不满意，然后才说出他不满意的原因。

市长说话了，问：“最近，外面有一种传闻，是关于你和老婆子的。你没听说吗？”

李向东摇摇头。

所有的谣传都有一个共性，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所有的人知道了，当事者却还蒙在鼓里。他想，自己与市长夫人会有什么传闻呢？不会是桃色新闻吧？硬把他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掺和在一起，也会有人相信？那还不一个个都是傻瓜？

市长又问：“你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李向东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市长再问：“最近，是不是和老婆子走得近了？”



李向东老老实实说：“是的。”

市长反问：“这也是为了工作？”

李向东无言以答。

前段时间，市长夫人住进医院，李向东便提了果篮营养品去医院慰问探访。偏那市长夫人是个心软的人，眼浅装不住眼泪，感动得泣不成声，骂自己的丈夫没心没肺，住院这么多天脸也不露，影也不见，天天就知道忙。一边骂，一边数落丈夫的不是，话说得多了，情绪激动，脸就转色了。李向东看看不对路，忙喊医生……医生忙乎了大半天，李向东就在病房外等了大半天。后来，李向东还放心不下，就安排秘书科一位女同志过来陪护她。他怕市长夫人情绪反复再出什么事儿，怕市长夫人的病情愈发严重影响了市长的心情，影响了市长的工作。

他要百分之百做好市长夫人的护理工作，为市长解除后顾之忧。

市长夫人出院后，就忘不了李向东了，觉得欠了他好多好多，知道他妻子车祸去世后，就热心地要给李向东做媒。李向东虽然找各种理由推辞了几次，总抵不住市长夫人的好心纠缠，应付地去相看了一回。

或许，就是这一回，让什么人知道了，就把李向东和市长夫人的关系传得近乎了。

市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不怪你。不过，你还是注意点，以后少和她来往。老婆子虽然是好心，有人却别有用心。”

李向东知道市长话里的意思，知道官场的复杂，正是物色副市长候选人的时候，他不能招惹太多不利于自己的传言。

市长挥挥手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李向东不想离开。他还想知道，这谣传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准确地说，到底在领导层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市长不说，李向东也不敢问，即使问了，李向东也知道，市长绝不会说。

第二章 老搭档黄

这天下午，李向东主持了一个电视电话会议。

电视电话会议是近年兴起的一种会议形式，开始还觉得这形式好，能节省许多会议经费，大家都不用跑省城住省城的酒店了。渐渐地，才发现有许多会本是不用开到市（县）一级的，但有了这形式，就无的放矢了，会议便多了许多。

而且这种会特长特闷，先是中央某部委组织几个省、直辖市作经验发言，而后，总结成绩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，然后，由中央领导作重要指示。由于层次高，离得远，大家便听得昏昏欲睡。

好不容易盼着中央的会议结束了，镜头一转，又到了省会议厅，省领导又结合本省实际谈几点意见，讲话内容与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大同小异，于是，又一次萎靡不振，到了地级市领导又结合本地实际再谈几点意见时，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头都大了，真正听进去的也没几句。

终于，轮到李向东他们这市（县）一级了，看看表，早过了下班时间，不好多说什么，说了下面会更烦更听不进，反而没有实际效果，便匆匆总结几句，宣布散会。

回到办公室，李向东先打电话给市长。

他说：“我刚开完电视电话会议。那里手机没信号，不知你有没有找过我。你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这是星期五下午。市长是没有周末意识的，脑子里考虑的都是工作，李向东这个市政府秘书长要及时掌握市长意图，为他做好一切准备。比如，市长要到下面镇走走，他就要通知下面镇，不然，下面的人回家过周末，市长到了那里连人也找不到。

市长说：“我正回家呢，暂时没什么事。”

李向东放心了，离开办公室前，去了一趟秘书科。他知道秘书科那位老科长也没下班。每天，老科长都要等李向东离开办公室，确定没什么事了，才最后一个离开。



他敲了敲秘书科敞开的门，说：“下班了。”

老科长移开脸上的报纸，透过老花眼镜说：“你没什么吩咐吗？”

李向东笑笑说：“回去好好过周末吧！”

老科长想笑，似乎不会笑，咧了咧嘴，说：“谢谢！”

李向东有点感动，如果要谢，应该是李向东向他道谢才是，这么一个临近退休的老科长，李向东对他几乎再没什么要求了，但他凭什么还这么兢兢业业？不就是凭一种信念，一种觉悟吗？

刚走出秘书科，李向东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看看显示屏，是黄的手机号码。

黄在手机里问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手机总没信号。”

李向东说：“刚在开会。”

黄问：“开什么会？都什么钟点了？”

李向东反问道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黄笑着说：“还能有什么事？想拉拢腐蚀领导，请你吃饭。”

李向东也笑着说：“想拉拢腐蚀领导，请吃饭就行了？你把领导看得太没水平了！真想拉拢腐蚀领导，就送钱！送钱最实际！领导什么都不缺，就缺钱！”

黄嘿嘿笑着说：“送钱也不实际。我想，就你这领导，从不把钱当回事，还是送女人吧，送女人最实在！”

李向东心儿跳了跳，知道黄的用意了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这张嘴就吐不出什么好话。”

黄又问：“你今晚有应酬吗？”

李向东有点顺着他的意思了，说：“现在还没接到通知。”

黄说：“这钟点还没通知，就是没应酬了。我预订了美人鱼酒店777房间。”

李向东丹田就有一缕热升上来，仿佛已看到美人鱼酒店那些一个比一个穿得少，露出大半个酥胸，摇摇颤颤的三陪小姐。

这会儿，黄驾的车已经驶进美人鱼酒店的停车场，把车停下来，就有两个看守停车场的保安跑过来，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牌牌，很熟练地挂在黄的车牌上，把那车牌遮拦住了。

777是一个小房间。这晚吃饭的人不多，准确地说，只有李向东和黄，纯属私人聚会，因此，没必要订那种大得像广场一样的房间。

人不多，有人不多的吃法，不用大点特点摆满一桌菜。黄点贵的精的，点一个清宫鲍鱼，在房间里慢慢煲，其他几个下酒菜便等李向东到了再点。

黄知道，李向东总是晚到许多。

他们是多年搭档，黄已经习惯这么等他了。

李向东在国土局当科长时，黄是他的副科长。李向东当局长后，就把黄提

上来当副局长，多年搭档，彼此了解对方就像了解自己一样，一个眼神，一个举止，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因此，配合十分默契。

那年，单位分房，两家搬对门住，两家的女人就亲姐妹一样走动。黄家煲靓汤，总多煲几碗，端过来给李家。李家上街买水果，总多买一些，一半自己留着，一半送给对门黄家。年三十的团年饭，两家人总聚在一起，要么在李家，要么在黄家。

后来，李向东的妻子出车祸去世了。黄的老婆便成了两家孩子的母亲，照顾自己的女儿，也照顾李向东的儿子。

有一次，两个男人在一起喝酒，李向东就说，我这一家人，欠你老婆的越来越多了。黄笑着说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她这是在还债，还她老公欠人家的债。她老公得了人家的恩惠又还不了，就只好由她用这种形式还了。

黄心里清楚，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坐到今天这个副局长的位置已经是过头了。当初，李向东刚当局长，两个资格老的副局长不服气，事事为难他，李向东才想到搭档多年的黄，才把他提上来，壮大自己在领导班子里的实力。因此，他能坐上这个位置，是政治权力之争的产物。他清楚，且牢牢记住，他能有今天，完全是李向东的提携，没有李向东就没有他的今天。

李向东妻子遇车祸去世后，黄不仅要妻子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李向东的儿子，还隔三五天就约李向东出来吃饭喝酒，找几个小姐陪陪，放松放松。

他想，男人不能没有女人！

可见黄的用心良苦。

李向东进777房间时，黄正和妈咪打情骂俏。

妈咪三十岁左右，胸大大的，颤颤的。黄正在和她喝交杯酒，手臂有意搁在她胸上。喝了交杯酒，妈咪说，还没上菜啊？黄说，白干好。不要有什么附加条件，干起来动情。妈咪一听就明白黄话里的意思，也笑着说，白干不行。白干是要负责的。到这里玩，别干那种负责的傻事！

黄见李向东进来，就示意妈咪也跟李向东喝交杯酒。

李向东说，算了，碰碰杯吧。两人酒杯一碰，就喝了。黄假借检查酒杯有没有喝干净，凑近妈咪，双手用劲，就把她往李向东身上推。那妈咪是千人万人抱的角色，一点不在意，顺势就倒在李向东怀里，嗲声嗲气说：“老板，找几个小妹陪你们喝酒好不好？”

李向东忙推开妈咪，冲着黄说：“我听他安排。”

美人鱼酒店的小姐分两大类，一类陪吃陪喝陪跳舞但不开房，一类也陪吃陪喝陪跳舞又开房。黄悄悄告诉妈咪要能开房的那种。

黄在这种地方玩出了经验，总找能开房的那类小姐。找能开房的小姐不一定



开房，想她们是能尽情玩的。她们房都能开还有什么顾忌？怎么跟她们玩都不会生气。更何况，他还想着李向东，他有这方面需要，虽然嘴里不说，酒喝多了，谁敢保证不来那兴致？如果，真需要想开房，小姐却不去开房，那就太扫兴了。

当然，来陪客人的小姐是要挑选的。十几个小姐一字形排开，衫裙穿得少且薄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齐声说，欢迎光临。腰一弯，深深的乳沟晃得眼花。黄知道，李向东从不自己挑，就主动给他挑了两个体型各异的小姐，一个丰盈的，胸大臀肥；一个个儿高的，纤细苗条。李向东没有拒绝。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排。当然，也只有黄才能这么安排。他相信黄就像相信自己一样，换了别人，李向东根本不到这种地方来。

第三章 丧妻

李向东妻子死得很突然。三八妇女节，单位组织妇女们外出旅游，到一个城市景点，她横过马路时，被一辆抢客的士撞了。同去的人说，她死得蹊跷，当时横过马路的人很多，怎么就偏偏撞中她了？她可是走在中间的，还关照大家注意过往的车辆。同去的人说，当时，那的士开得不是很快，但到她面前就加速了，一撞就不行了。

当地警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，不存在蓄意谋杀。原来，那司机是个生手，的士到她面前时，心发慌，本想踩刹车，哪知踩了油门，车便加速了。

那时，李向东正在忙整治旧城区。

旧城区东面有许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乡亲回乡兴建的楼屋。那骑楼、那阳台、那浮雕渗透了浓郁的中西文化，一幢幢一行行记载着城市浓厚的文化底蕴。只是这些年，一些极没特色的新建筑见缝插针掺杂在其中，破坏了统一性。李向东决心采纳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建议意见，以治理旧城区东边为突破口，拆除那些极没特色的新建筑，还原中西文化建筑的统一性。

他遇到了种种阻力，包括领导层的、被拆迁业主的、被拆迁居住户的，甚至于，许多吃财政饭的干部也难于理解，他们认为在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，花几千万做这种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治理，非常没必要！

反对者提出种种掷地有声的理由。

被拆迁业主提出种种无理的补偿条件。

被拆迁居住户钉子样钉在家门前岿然不动。

李向东冲破种种阻力，硬是做成了这件事。

于是，有人便把李向东妻子的死和这事联系在一起。当时，旧城区那一块还没有完全竣工，一片狼藉，还没像今天这样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亮点。各种说法便纷纷扬扬。

有人说，这是虚假政绩的报应！

有人说，天是有眼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

有人说，为什么不直接就把他收了？

李向东得不到半点同情，相反地，得到的是恶毒中伤。他只能苦笑，只能泪往心里流。

仅一年，有人就尝到了治理旧城区的甜头。

市民们说，路变得宽敞了，空气也似乎清新了。

干部们说，这才像座城市！

旅游局长说，李秘书长为我们旅游业办了一件大好事！

他紧紧握着李向东的手摇了又摇。他说：“一定要请你吃饭，好好碰几杯。”

李向东不知道他说的是恭维话还是真心话，但事实摆在那里，旅游局长不花吹灰之力便得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旅游景点，单是每天接待的国外游客就有好几百人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。

不过，当时李向东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，不知投入几千万治理旧城区时，这旅游局长是不是他的支持者？他的妻子遇车祸时，他有没有幸灾乐祸？

有一点，李向东是很清楚的，妻子死后，他的生活完全乱了套。

十二岁的儿子失去了母爱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愿见任何人，不愿和任何人说话。他稚嫩的脸上不再有笑容，本是亮晶晶的眼睛黯淡无光。他的学习成绩从全班第一跌到后进生行列。李向东和儿子谈话。他用父亲与儿子的口吻与儿子谈，叫他要听话，叫他要认真学习，叫他要做一个让妈妈放心的好孩子。他用成年人和成年人谈话的口吻与儿子谈，叫他要坚强，要像个男子汉，不管遇到什么风浪，都要顶天立地。他用朋友和朋友的口吻与儿子谈，谈他们都热爱的女人，谈他失去她后，内心的痛苦。他哭了，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流泪。

他们都哭了，都哭得像个泪人。

这以后，儿子坚强起来，他开始面对现实，开始学习自理，最后，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。



李向东失去情爱，感受着无边无际的冷清和寂寞。

对于一对十多年的夫妻，爱不再轰轰烈烈欲生欲死，一切已渐趋平淡，渗入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每天回到家，他再看不到电饭煲里升腾的水蒸气，听不到炒菜的声响，工作不顺心带回来的委屈和郁闷也再没有可倾诉的对象，也更听不到妻子安慰他的话。

家变得冷清和寂寞。不仅仅是冷清和寂寞，还有曾有过的美好，正是曾有过的美好，才令心境更冷清更寂寞。

曾有人劝他再婚。再婚或许能抹淡他的悲伤，或许能找回失去的关爱，失去的家的温馨。

黄也很认真地和他谈这事。

黄从多种角度分析他的现状，论证他再婚的必要性。

他从他儿子的角度说，他李向东不可能照顾好儿子，他给予儿子的只是做人的道理。但这远远不够，他需要关怀，需要母爱的关怀。他从他李向东的角度说，他李向东是那种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温柔的港湾，他只能一心二用，什么事都办不成。他从一个普通的健康的男人角度说，他李向东不能长时间没有女人，这样，他将会变得不健康不健全。

李向东否定了黄。他仅从儿子的角度阐述他的观点，就否定了黄。后妈能给予儿子所期望的母爱吗？亲生母亲哪怕是给予儿子一点点爱，儿子就满足了。非亲生母亲即使给予儿子所有的爱，儿子也未必满足。儿子会怎么看他这个父亲呢？在儿子的眼里，他的亲生父母和他才是一家人。即使他的母亲不在了，他还认为他们是一家人。如果，一个与他没关系的女人进入这个家，他就会认为父亲背叛了他的母亲，这个家就不是他的家了。

黄不为自己争辩。他从来就不和李向东争辩。他只是阐述他的观点，并没想要真正劝服他。这是他们搭档这么些年形成的习惯，也是一个副职所要具备的素质。他永远只能在李向东既定方针下，发挥自己的能量。

他问：“你就永远不结婚？”

李向东说：“也不一定，但现在不会。至少要等到儿子更懂事，能够理解了。我想，至少要等他读大学以后。”

黄只能让自己的妻子尽量多地关心他们父子的衣食住行。

黄也用一种男人的方式给予李向东某种关怀，隔三几天，便请李向东吃饭。说是吃饭，其实就是想找女人让李向东发泄发泄。

有人说，一个男人最本质的需求就两样东西，满足上面的嘴，满足下面的性。性不是形而上的东西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需要。

李向东再怎么抑制，也不可能没有这种本质上的需求，除非他是神仙。他不

是神仙，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健健康康的男人。他越是抑制自己，那需求就日积月累越发强烈。他很清楚黄为什么要带他到那种地方，也清楚，他不必提防黄对他使什么阴招损招。在黄面前，他完全可以赤裸裸地袒露自己，但是，他做不到那种释放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到那种释放。

当黄问他要不要开房时，他便什么欲望也没有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是立志要大干一场的。他太需要大干一场了！

关键的时候，他却迈不开那一步。

他还顾忌什么呢？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？在只有天知地知，他知黄知的时候，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他没有道义上的谴责，可能还会得到许多人的谅解，但他确实迈不开那一步。

有一段时间，他总在想这个问题，想到后来，他想到了“嫖客”这个词。他想，他可以表面上看像嫖客，却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嫖客。

绮红便是这时候闯进李向东的视线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他似乎便占了她的便宜。那次，李向东敲张老板办公室的门，她正从里面开门出来。她是一个个儿高挑的女人，又穿着高跟鞋，李向东敲门的手没敲到门，却敲到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。

绮红轻叫了一声，脸涨得通红。

李向东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话没说完，绮红就逃似的走了。

李向东自己也不知道碰到她哪个部位了，只是，看她那神情，像是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。

那时候，李向东正在帮张老板忙他扩建企业征地的事，经常就要跑张老板的企业，经常就遇见绮红。

每次遇见绮红，李向东总想起那一刹那的触摸，但触摸来得太快，去得也太快，怎么也回想不起那真实的感觉。再见到李向东，绮红似乎也平静了。

她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来啦？”

他点点头说：“来了。”

如果在走廊上，她就让到一边，让李向东和手下一行人从身边走过去，让一缕幽香在李向东鼻尖飘浮。如果，在张老板办公室，她就殷勤得像张老板的秘书给李向东和手下一行人冲茶倒水。

他接了茶说：“谢谢！”

她笑笑说：“不客气。”

然后，她说，你们谈吧。就离开张老板办公室。绮红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但

